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二十之世二

~~X~~
99
13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1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薦舉

舉離

舉親

自薦

羣書要語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

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儒行上臣事君以人大畧選賢所

以報國蓋勳傳諺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魏文典論朝取一人

焉拔其尤幕取一人焉拔其尤韓文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

坡文

事類彙編前集

古今事實

無言幾失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釁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釁明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昭二十八

舉七十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

薦六十家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韓子

舉爾所知

仲弓問政子曰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此人不可

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房允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主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

有味其言

漢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主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即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不過具噐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

有味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薦經學

漢匡衡傳。揚與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為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吾欲除吏。

漢田蚡景帝皇后同母弟。武帝時為丞相。蚡以肺腑為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薦寵下士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舉皆名士

韓安國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佗。皆天下之名士。人亦以此稱慕之。

不容私謝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不如一鵝

海內名士。其集。卷之二十一。一

漢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字仲達為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正亮奇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之多士吳呂蒙廬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鷲鳥雖百不如一鶚今蒙討平之舉皆當才

鄧禹字仲華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舉處士

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叶亮天工必能增輝日月薦恐人知

孔光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

拔十得五

蜀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今拔十得五猶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薦多卿相

荀彧字文若前後所舉命世大才終為卿相者十數人

不進不休

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初蔡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

人行以書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山公密啓

山濤字巨源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舉無失才
唯用陸亮尋賄敗濤為冀州甄拔二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

以母言薦

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隱
之執母喪每聞其哭輒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
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兄弟並舉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交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
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

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桃李在門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
卓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本也太后擢柬
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
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
監察御史巨野範太平州刺史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
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藥籠中物

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
腠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

小人充補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樂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被薦不知

仁傑為相。集師德實薦仁傑不知。數擢師德於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表薦布衣

蕭嵩為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矣。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除吏八百

常袞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及崔祐甫則

薦舉推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爭今出閣下

柳子厚以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監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雅。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入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舉之。墓誌

一薦四人

韓愈與陸祠部書曰。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者。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詩。當今舉於禮部者。無與為比。有崔群。王者其文進而未止。為入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此四人皆可以當首薦。三人交薦。

韓愈答楊子書云。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

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士之秀近又得李翱書亦云足下
之文遠其兄甚夫以東野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
李繼至而交說耶

奇寶橫道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

古靈薦賢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草草起司
馬光而下二十二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為
盛矣今宜示百辟各舉所知

薦一臺官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入問曰公未嘗與

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回臺官
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
政惟薦一臺官為無愧耳東軒筆錄

夾袋冊

呂蒙正公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
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
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史
薦不示恩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
公公未嘗示恩意於人言行錄

殿直薦賢

有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
公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
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
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屬肆無賭
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
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
為發運使延賞亦為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筆母

我薦彼攻

王大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
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理固當
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

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恩戒已出

王沂公魯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
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
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然
使誰歸

寧受百欺

呂正獻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
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童蒙訓

未用復薦

程顥秦狀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近

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者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然試之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能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

薦張橫渠

呂公著薦張載修身講學為關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利害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校書公又言載老矣宜在以事

薦程伊川

呂正獻公與溫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召命待以不次詔以為穎州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秘書省校書郎亦不就已而詔對便殿拜崇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

上當求下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于穎昌西湖湏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其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董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薦歐陽公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

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不識其面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不受籠絡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

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無書獲薦

不干人薦

榮陽呂公希哲與諸人云自以官宇處未嘗干人薦舉以為後

生之戒童蒙訓

更薦范公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
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
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殊從之

薦張密學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
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
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總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
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
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東軒筆錄

力遏勢要

李師錫敗京官仁宗覽其薦者二十二人師錫乃使相王德用

甥塔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但薦要狐寒何以進
乃與師錫循資

亦不果薦

梅聖俞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自以其
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
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
矣亦不果薦歐陽作詩序

遜薦時賢

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錡佐曰不
見此風又矣並薦之

材館錄

虞允文為相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
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入之盛有慶曆元祐風行

祁奚舉解狐以下係舉讎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
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未也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
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左襄二

解狐舉荆伯柳

解狐與荆伯柳為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
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

舅犯舉虛子羔

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虛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其去夫顧吾射子矣說苑

蕭何薦曹參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歿所推惟曹參

蔣欽薦徐盛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亦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

勤強有膽畀之今大事未定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能權嘉之

祁奚舉子以下係舉親

魏子謂成鱗曰吾與成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成之為人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謝安薦兄子

符堅強盛邊境數被寇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應舉郊超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奇才也

仁傑薦子

狄仁傑子光嗣為司空丞武后詔丞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韋貴之舉弟

韋貴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縯自代議者不謂之私

祐甫多親故

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薦擬庶官夫薦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實帝然之

曹侍中薦子

曹侍中將薨車駕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一子燁與燁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優劣對曰燁不如燁已而果然

文穆薦姪

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轡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舉其表弟

程顥為御史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

伊尹于湯 以下係自薦

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于湯

郭隗自薦

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吾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誠得賢

士以共音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為隗敗
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
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戰國策

冶躍之金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以為不祥之
金借用

毛遂自薦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
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以滿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
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

未有所聞毛遂曰臣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
遂以為上客

方朔自譽

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漢士自鬻

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
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東方朔傳

張敞上書

渤海膠東盜賊竝起張敞上書請自治之

王霸自陳

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援歸身聖朝本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為參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也
獻又不報

唐舒元與獻又闕下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
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拔犀之
角擢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呂蒙舉代 以下係自代

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深長才堪負重乃
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 漢獻紀

鍾皓舉代

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

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 漢質紀

韓愈舉代

韓愈薦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 衆望

管仲舉代 以下係無死舉代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
曰堅方何如對曰自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
用管仲言卒進用二子三子專權

蕭何舉代

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固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

丙吉舉代

丙吉病上問可以自代者吉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上固問吉乃曰西河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為不寬大僕陳萬年事後母孝謹此二人能在臣右上許之相次用以為相

周瑜舉代

周瑜病因上疏曰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肅傳

羊祐舉代

羊祐疾篤舉杜預自代晉世祖紀

王旦舉代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有輿入禁中視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謹使朕以下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撫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旦歿歲餘卒用準為相監元震云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

名馬抵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死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告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不知馬也

為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適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旦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

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

三上宰相書

韓愈

前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云云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在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適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簪其冠干干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再上書云向上書及所為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淵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三上書云愈之待命

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吐握之說焉。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愈

鄴侯李泌之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負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每。

贈崔斯立

韓愈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崔嵬凍相映。公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驕驍踏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鑿我空。念幽桂遺棄管幾數。

犯嚴出薦口。氣象碑尤未可攀。

律詩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詩話

近水向陽

范文正知杭州。蘇鱗為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皆獲薦書。獨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文正薦之。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作詞謝薦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不允他日復扣便座度不可留因詢曰
卿去誰堪代者申公曰知臣莫若主陛下自擇堅問之乃引陳
文惠曰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臣
鎮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仁宗然之堯佐遂大拜極懷
薦引之德因作燕詞攜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

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滿相
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呀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
為誰來主人恩重朱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莫愁調
興子無功老於廊廟而醞藉如此湘山野錄

因詩論薦見僚屬部

薦而大用

王荆公薦進二二寒士位待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
參政公時有詩寄意云本種醪醑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飛
度臘前開曹慥詩話

不願其薦

張鑄以京東轉運使降通判太平州時葛源為提舉取張脚色
欲發薦狀張以詩與之云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下階
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倦遊錄

辟舉

羣書要語聘名士禮賢者禮吏職滿歲宰府州郡迺得辟舉左

每入頭及前集

古今事實

謹簡乃僚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曰謹簡乃僚

自辟其屬

漢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辟故河南守吳公召賈誼致門下孫寶明經張忠辟寶為屬楊震辟杜喬胡廣辟李膺

辟而不用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

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周燠等傳序

為親而喜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為郡丞義以手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力田不如逢年善任不如遇合太史公云

羔鴈成羣

陳羣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二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續漢書

投傳而去

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為別駕從事蕃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注傳符也本傳

辟謝安

謝安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桓溫請為司馬發新亭朝士咸送既到溫喜甚言平生歡笑竟日安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下車連辟

晉江統字應元東海主越為交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却覽為賢良阮脩為直言程牧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表留幕府

唐太宗為秦王府屬多奸慝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表留幕府

幕府得人

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尚書馬摠為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史判官書記度傳

屈數旬客

唐韋思謙傳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思謙為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此府耳

使主留後

郭子儀辟杜黃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後諸將驕蹇者皆以子儀令易置眾不敢亂

法不敢私

法不敢私

儂智高叛仁宗遣樞密副使休青為宣撫使青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予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南豐 樸誌

幕府名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名士聞見錄

書局辟官

司馬公光作通鑑英宗命置局祕閣以其所素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又奏其子康為檢閱文字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

客可為師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徐泗濠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帥南陽公自御史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羔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換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辨通敏兼人之

才者也後之人苟有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
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
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
得也故請刻石以紀之

送石洪處士序

並見後唐門

古詩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薛稷命作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
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天誓擬同生歟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韓愈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
懷泉石別幽且鉅鹿帥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
徒耻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 終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紙質泛黃且文字模糊，難以辨認。可見有若干列的正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交代

羣書要語 執柯其則不遠 中庸 顏淵曰 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 語 瞠乎其若後 莊子 欲行以求及前人 莊子 更有二品 有卒更有踐更有過 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 一月一更是 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 一月二十是謂 踐更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百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 雖本

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漢昭紀注

古今事實

舊政告新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舊貫不改

魯人為長府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借用

及瓜而代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左莊八

將死授政

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左昭二十

反間代去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不下者兩城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惠王使劫騎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降趙趙封樂毅曰望諸君田單後與劫騎戰設詐誑燕軍遂破劫騎於即墨

蕭規曹隨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本傳 蕭規曹隨功若大山 楊雄傳

前召後杜

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以嚴繼寬

班超為西域都護年老求還詔以任尚代之尚謂曰小人猥承
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
補而蠻夷懷鳥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太綱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
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
超所戒

按校代者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
聞知即部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廬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
壽竟坐棄市

謝令不出

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
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純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
令推不去

我棄彼取 見同列門

代者挾怨

晉王述為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羲之代述止一吊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詣也如此者累年羲之竟不顧

垂成而代

祖逖為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意甚快快感激發病有妖星見俄卒于雍止

狗尾續貂

晉趙王倫篡位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借用

糠粃在前

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鯁之颺之糠粃在前借用

不改前政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使無跡可尋晉恭紀

門生為代

范津初薦傅燮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燮傳

遭謗除代

梁江革為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首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惰事好酒以王曇首代為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各任所長

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才性不一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神道碑

為代懷怨

詹天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為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黜失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為代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其所見但不知

比往時嘴不尖不端初愧怍而悟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託契子孫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童蒙訓

詩話

同年為代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皆狀元及罷相領青又為文正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樂人餞詩

善文類及前集

卷之三十一

四

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頃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天排樂人獻
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淚慶賀來星去了福星來守喜為優
人謂曰天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湘山錄
笑啼不敢見鏡門

謫罰

羣書要語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尚書注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
典屏之遠方書注 緩歎申恩徙於瘴癘六帖 投荒六帖 年遷同
上緇禮免所居官漢書 逐臣遷客六帖 繫縲之臣左 信無
罪而棄逐騷 侯罪荒陬騷注 故事有百適者斥陳遵傳 頻適
郡削迹朝端李邕

詩 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魃張祐寄遷客

古今事實

舜去四凶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三已無愠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愠色

直道三黜

柳下惠為士師二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楚囚南冠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問其族

日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
不忘舊也遂釋之去成九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而死

居常鞅鞅

高祖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居常鞅鞅與絳灌等列
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伍

受辱獄吏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其平之
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誼謫長沙

賈誼謫為長沙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半隅鵬似鴉不祥鳥
也誼居長沙卑濕瘴傷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獄吏踏蹴

陳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踏蹴蕃曰老父魅復能摸我
曹負數奪我曹廩假否

書空咄咄

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
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
洛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誰因而泣下

闔戶避讒

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見姪亦
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
對上惻然拜太子賓客已卒丁用晦去田錄

獨未收故

唐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椰子厚片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收
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

伎心陰責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
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
邀敵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
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朱怨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

耶

劉禹錫曲江序

貶死朱崖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
幸庶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
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
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
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

謫居喪母

擲宗元謫永州司馬待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溫清未嘗見憂終
于州之佛寺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洎太夫人
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

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墓誌

春州惡地

虜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毛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實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湘山野錄

直言遭貶

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官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公適比唐公令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

貶而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言行錄

居亭主人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賁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殺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肆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政不平之曰責太重夫謂熟視人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以擅移山陵劾謂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龍川志

失明遭貶

范忠宣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子厚戒堂吏更不得上貶公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自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

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為子所累

陳了翁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其子正彙幹蠱錢塘聞蔡密託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擢東宮之迹不敢隱默乃自陳于帥司蔡疑時為抗帥方與京敘不盟結久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李孝侑協誘公使證正彙之妄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確豈與知若確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况不欺不貲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于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確固嘗論於諫省亦不

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嘆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置通州之命遺事

攜母貶所

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下有天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此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聞見

失儀被謫

真宗朝張文定公齊賢元會上壽以微醺進止失容坐謫安州

其麻曰仍復醕管杯觴歆傾冠弁蓋謂是也青箱雜記

崖州為大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

寫黨錮傳

黃山谷謫宜州時黨禁甚嚴倅餘若著為之經理舍館丁且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畫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次年遂仙去

挈子隨侍

東坡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瘍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惟心疾苦者界之藥頑斃者納之

竈又率眾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大臣猶以為未足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徼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菴主運甃以助之為屋二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遇雨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笠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

儼屋獲罪

紹聖中蘇轍貶雷州儼州人吳國鑑宅居為創一小閣元符初木州走馬承受段諷言其事詔提舉董必具實狀以聞必至雷

置獄根治詔轍移循州知州張逢以下降罰有差國鑑編管世元

民居不僦

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居于厚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徼券甚明乃已及于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葺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

杜門莫見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倘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閭人聞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復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却掃編

盡呼相公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美相繼過桂又報伯紀來因念瑩中言發一笑折彥質記

以義相勉

鄒浩除言官有田畫者與浩善一日報立皇后劉氏畫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鄒以書約畫會穎昌自云得罪責昭州留連三日臨別出畫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矣豈獨嶺外能久入哉願毋以此自滿事畧

貶中喪子

趙忠簡公禹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嘗有

帖云知舊多勸讀佛書使釋迦老子聞此亦當感動

客至對臥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時相詭詐

秦會之干鬼萬性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慙慙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文定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驢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朱語錄

階官安置

本朝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日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甲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不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用極兮迺墮厥身鸞鳳伏竄兮鴟鴞翔闔茸尊顯兮諛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邪為鈍兮鈐刀為鋸幹葉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駮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太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恐燬擊而去

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蟻蟻

囚山賦

柳宗元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迥兮若重壙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軌旁出兮其下坳裂而為壕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脊雲而清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腸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呀而為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積棘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嗥胡弗督以管窺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為神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敵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兮滔滔

謫九年賦

劉禹錫

莫高者天莫濶者泉推以極數無逾九焉伊我之病至于數極又曰稽天道與人純咸一價而三起去無久而不還焚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

古詩

書窺詩

為唐介作事見言事門

梅聖俞

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嫉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安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瞻銀瑄插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奪侈中金齋十鑑為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遂煩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闔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星出

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驚上
 目遽爾有薄語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
 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巧乞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
 與實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猜雄仁斷直勇黜必欲致太平在
 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
 君旁有側目啗啞橫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蓬蓬是時白此
 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魑魅耳且同館寮既知弗可懼復以強
 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為慄立殿
 嶺外春速欲為異物內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裏
 執左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拂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
 介言或以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苦倉卒詎許遷葬

山衢路猶嗟咄咄日宜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壞
 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蛇鷓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駉駉毒蛇
 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
 館秋腸膏饑僕時後先隨猪拾橡栗粵林多蔽天黃耳雜舟獨
 萬室通釀酷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美鳴瑟山水仍奇
 恠已可消憂驚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
 市卒市卒且不慙况效別乘秩

雜興

梅聖俞

蘇舜欽監進奏院用例鬻故紙祠神會館中同列
 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
 皆坐斤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故

聖俞作此詩

主人有斗客共食一鳥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雖云九客
沮未已。一客頃古有弑君者。羊羹為不均。莫以天下士。西比首
陽人。

改東坡和陶詩

黃魯直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
人。東坡百世子。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律詩

負譴後題于越亭

劉長卿

南天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嶺
徼。世業陷邊塵。江入千峰暮。花連百越春。秦臺憐白首。楚水怨

青蘋草色無征路。鶯聲傷逐臣。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
風霜苦。全空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流落誰相見。空
憐鷗鷺親。楊大年手最喜此篇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於衰
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
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送唐介之貶所

李師中

孤忠自許眾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
古重於山。竝游英俊後。頗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天意若為宗社
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送唐御史

仲訥

力犯雷霆衆共危。遠投魑魅獨爲宜。忠州學業真無負。高廟神靈固有知。自倚聖明容直道。未甘憔悴處荒陲。蒲朝卿相多公議。莫把文章作楚詞。

夏日登重蓋亭十絕

蔡持正

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裏。臥展柴桑處士詩。

又

一川佳景踈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

又

靜中自足勝氛蒸。入眼兼無俗物憎。荷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

又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晴起筦弦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又

西山鬢髯見松筠。日自來看色轉新。聞說桃花巖石畔。讀書曾有謫仙人。

又

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又
來結芳蘆向翠微。自持盃酒對清暉。水趨夢澤悠悠過。雲抱西山冉冉飛。

又

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灣。

又

溪中曾有戈船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儵然唯坐嘯。白鷗紅鶴伴閑身。

又

喧喧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海會幾曾聞。

戲答劉文學

黃魯直

人鮮甕中危萬仞。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詩話

鬼門關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謠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身度鬼門關。

到海十里

寇準再相天禧末。為丁謂所誣。再貶雷州司戶。及境吏以圖獻。抵海岬凡十里。公恍然曰。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里之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一
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崖州相逢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別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羶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歸田。

乘桴浮海

東坡紹聖四年自惠州再謫昌化，寓城南天慶觀，初軾與弟轍

相別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耶？」元付間，徽廟登極，量移廣州，由澄邁北渡，有九苑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

此路荆棘

哲宗即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賊敗，確謫守安州。夏白登車蓋亭，下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以譏諛譖之人，葉底出巢黃口，開波間逐隊小魚忙。譏新進用事，別無謗訕。君上睡起，茫然成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旣山忠言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旣山公。唐高宗欲遜位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

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
皇太后垂簾遵用童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此太母又云歎
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衛莊姜妾上
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為古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
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律語宜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
時文潞公平童軍國事范堯夫位宰相范公曰來自進呈持正
事當如何潞公曰踰嶠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
不宜踏開王存正仲為右丞深贊其說翼自簾前范力爭不勝
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同今當俱去
存蒼黃不知所為亦拜明自范公罷相正仲亦出更無押入之
禮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嶺自持正始 前集三十一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退隱部

閑退

羣書要語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莊子
進不入以離冗兮退將脩吾初服楚詞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
以為裳同上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梁竦傳絕意乎寵
榮之事潘岳賦

詩句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姚合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

堪月在花鄭守愚行拙手放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韓解組
便為寒處士輕篋短笠伴春鋤歐有時醉倒卧溪石青山白雲
為枕屏花間有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歐

古今事實

醉尉見呵

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
間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一段見報讎門

不當治產

漢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予
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

客有稱譽

後一段見農家門

閉門自保

馮衍字敬通以交結外戚由此得罪西歸故里閉門自保不敢
與親故通

辭官屏從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
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
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荆公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
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
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官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

臺榭舟舫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及昏耄性嗜酒耽琴酒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裳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寬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酌酌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輿

適野巖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釐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
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
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第
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
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
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
以至于妻子凍餓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
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盃觴
諷詠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
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
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

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
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
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着青山任頭生
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
自晒揭甕醱醕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
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緣是得以憂身世雲富貴幕席
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
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
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
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箕踞軒記

唐子西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踞踞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抱禮法者之所為也。以乏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眾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為。子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帶則輒取恚怒，方且遠謫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斂版磨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床之上。舍瓜賦詩。

曝背閱書以釋其忿，忿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尤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古詩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回家問妻子，本家盡道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為耳，却憶陶潛歸去來。

閑居

張籍

東城南陌塵紫憶與朱輪盡說無多事能閑有幾人唯教推甲子不信守庚申誰見衡門裏終朝自在貧

安分

邵堯夫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俗事心下自清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遣興

韓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

比門

王介甫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靜居

李宗易

大都心足身還足祗恐身閑心未閑但得心閑隨處樂不須朝市與雲山

林下

邵堯夫

老來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閑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簾雪飛時軟布茵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省心

邵堯夫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須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

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詩話

徒言退閑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帝舟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子午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論。澈訓詩曰。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坐草只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雲溪友議又趙嘏云。早晚粗調心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更

忘情於軒冕耶。余嘗於驛舍見人題壁云。謀生待定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一日看除自三年損道心者異矣。遜齋閑覽

二龍閑卧

熙寧四年。呂申公以提舉高山崇福宮。居洛。與康節温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故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哉。公作曰。公者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卒。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起。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顯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

賢人均出處姓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金相元祐如相淳之詩云

致仕

知足附

羣書要語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任子孫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曲禮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曲禮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九章太史公曰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史記脫簪公府歸杖私門秋梁公表

詩句 紅旌走馬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自樂天移家尚恐青

山淺隱允惟知白白長謝景山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

神仙魏野贈萊公千重浪裏隨流出百尺竿頭試險回宋公序

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杜

知足知足常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鷓鴣樂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螻蛄不羨大椿而欣欣自得斥

鷓鴣不貴天地而榮望以足莊子

古今事實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注致仕也時為中軍尉舉其子午代之

張良稱病

張良素多病乃稱病曰臣家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為

韓報讎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王師封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辟穀不仕

二疏歸老

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又云歸鄉里日請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

萬石歸老

萬石君以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焉

大議每咨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懸車為榮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為榮傳之子孫

懸勞以事

龔勝邴渙俱乞骸骨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天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勞大夫

掛冠城門

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掛冠神武

陶洪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官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
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白衣尚書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帝巡過任城乃幸均舍
勅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為白衣尚書

角巾歸第

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

陳情求歸

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遂以書陳情於徐勉言
已老病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加鼓吹而已

鍾鳴漏盡

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
休罪人也遂稱疾

結香山社

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
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遊賞之樂

作三休亭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曰休休
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一宜休耄而曠三宜休

乘牛車歸

太尉李晟元卓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
男御晨發京師百寮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廕草廬

作綠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闡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
 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
 有風亭水榭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
 老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
 還東都真拜中書令既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群臣
 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
 憂來學五禱別詔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
 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跨駟入市

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若簾布襪
 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
 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再錫嘉話

富貴知止

李靖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貴而知止者蓋
 少朕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請老就養

蕭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退脩時園區優游自怡而子華爲工
 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二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艷其榮

耄志致仕

大中十二年元會柳公權稱耄志先群臣稱賀御史劾之議者

恨其不歸事咸通初致仕

父子謝事

李東之子孝基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羨之以此二疏

燈夕特召見上元門

致仕著書

參政趙公槩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告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大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溫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燕

者三賜詩并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野服見客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后山

免為捕盡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

名節為後生輩描畫盡惟有一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倦遊錄

每言國事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
達等進討公言海嶠險遠不可責其必進願詔達等擇利進追
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
可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行言行錄

草閣躡躡

近年或有乞致仕者親戚相恠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
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
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為也粹夫善恢諧乃告曰前日兒事

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閣躡躡一巡又云近時士
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掛冠
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
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王彥
輔壘史

三樂自足

以下係知足

樂啓期行乎邨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
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其多而至者二天生萬物吾得為一
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為男一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
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家語

三者自足

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單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莊子

自若有餘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貂狐之溫進其菽菹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適終身道然列子

安步當車

顏蠲曰安步以當車蔬食以當肉戰國策

見幾而作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詳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以爲賢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鄉相此布衣之極也盡散其財分與知友鄉黨止于陶自謂陶朱公顏師古注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弛張也

官六百石

後漢邴渙兄曼容養志自脩爲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龔勝傳

妻諭知足

王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但取僅足

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乘下澤車御款段

馬爲郡椽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

八十日令

淵明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
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但少一死

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宗預共詣瞻謂預曰吾等年
踰七十所望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
不往宗預傳

濁酒一盃

稽康曰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
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絕交書

山資已足

宋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暮年求遷曰此郡沃壤珍貨日至人所
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以妨賢路

祿豈須多

常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
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高祖紀

不市田宅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將相何憂
饑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
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唐紀

灌園授薪

元延祖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授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元結傳

不言產業

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望不過祕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今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楊巨源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餞

都門外車數百輛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且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卿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甚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駟道邊觀者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

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

洪景廬

前二年詔起胡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廷尉先生辭曰臣某老矣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董董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材者不可臣老矣諠不得奉詔天子攬其章換以中秘書官使無累職事益自養先生不得辭來來數月又請曰臣不能使老復少今形容精力又不逮前時而陛下留臣無為也於是宰相言胡某半世為官進不能以守願加寇秩之益廣聖世貴名貪賢之義

即自拜八品京官享祠祿使歸歸有日館閣之士八人舉故事載酒殺祖之於國之東門之外相屬賦詩番陽洪邁獨拱手言曰先生之去美矣而其所以去則不可夫翹關起乘擊劍馳馬加一日之老亦憊耳况過七十者乎至於雍容在廷標榜後進坐呼安車蒲輪之上懼不能老而已而先生去之是使黃髮番番之士終不一朝居也且陛下擇官以處俸錢廩粟歲時諸恩澤甚厚非所謂無人乎子思之側滿朝賢大夫注意高第無公孫子曷自事固之嫌儒生學士執弟子禮恐不得一解頰笑無有驪駒狗曲之誚而先生居之若不釋然者往來肩背不懼煩於道路吾黨之士未有所聞於先生若乏何同舍生暗自疇昔之歲先生且對延英以病告上書公車卓卓然五千言公皆畧

施行其有補於朝廷多矣。子之云云奈何。邁竦然曰：邁有罪，酒闌諸公詩且成，邁醉不遑愧，不暇詩，獨叙其所以然者。

登華旨 見華山門

致仕後客位咨目

朱元晦

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其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象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繫纏繞之患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孳縮轉移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某恐悚拜聞。某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饗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覆跌之虞千萬幸甚。某又上聞。

古詩

詠史詩 五言

張景陽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謁謁東都門群公祖。一疏未軒躍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

四座賓多財無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吐此蟬。是客君紳宜見書。

和潞公超然堂

蘇子瞻

我公厥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未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志空大。交淺言屢深。嗚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律詩

樂天洛中高進十有餘年。度日娛情惟詩與酒。追遊唱和一時名輩。著在文籍。醉後寄裴晉公云。拊擲塵纓。持白鬢。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重後。醉倒狂

歌有例無

送蕭俛相公歸山

趙嘏

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謾自勞。脫却朝衣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高。

題關右寺壁不知何人作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將舊斬樓蘭劍。買取黃牛教子孫。

初致仕

白居易

南北東西無所羈。掛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尊酒多先到。拜表香盞不知炊。笋烹魚飧飽後擁袍。枕臂醉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林下書懷

杜世昌

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空肯顧恩雠。雙鳧乘鴈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夏。豈是林泉堪逸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昇平日，樂聖誰能擊壤謳。

和致仕張郎中春盡

蘇子瞻

投綬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舊因尊菜求長假，新為楊枝作短行。不補自安緣壽骨，苦藏難密是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作歌詞穩稱聲。

寄子京

宋公序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舟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歸隱

志共耕鑿報先仁

詩話

不任公卿

武帝遣使徵龔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東坡詩：龔官縱未歸東海，罷郡惟堪作水衡。疏廣東海人。

毀車殺馬

馬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斯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妻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事見後漢周穉傳。

碧山不負

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杜甫贈栢學士詩碧山學士焚銀魚蓋用此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真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唐詩紀事

得午橋莊

張齊賢相以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莊鑿渠通

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携觴遊釣傍於門曰老夫已裂冠冕或公綏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煙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慕李大亮為人故字師亮

題詩徑歸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李見素陳莊皆差致仕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明山錄

一出丁處

張退傳與文惠同時秉政張以帝傳致政有詩寄文惠曰藉案當年並命時兼葭衰颯倚瓊枝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倦游錄

風月閑人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穎叔平來訪永叔時呂晦叔知穎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為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繼有陳請看富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尤轉青杏初傳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倦游錄

老鳳不去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

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嘗作詩譏之云老鳳池邊蹲不去
丟餓鳥臺上噤無聲魯公遂致仕云

叔姪同歸

張鑄希顏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嘗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顯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鄉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清朝叔姪同歸祿歸去田園盡列鄉

還鄉散財

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

歲乃還京師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
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迂叟詩話

香山九老

睢陽五老

洛陽耆英並見壽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493